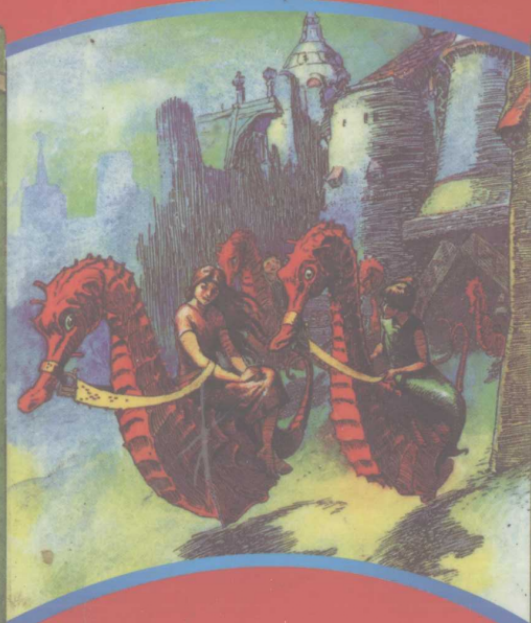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人鱼公主

〔英〕艾迪丝·内斯比特 著
赵鹰 译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美人鱼公主》是英国儿童文学女作家内斯比特的经典儿童小说之一。弗朗西斯、梅维斯、伯纳德、凯瑟琳四兄妹偶然从马戏团救了一条美人鱼，并因此结识了善良机智的男孩鲁本。鲁本从小被坏人从父母身边偷走，在吉卜赛人的马戏团里长大，但他并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于是在帮助四个孩子救出美人鱼后逃出了马戏团。一天深夜，美人鱼邀请四个孩子和鲁本来到了美丽神秘的海底王国。然而，由于凯瑟琳的一个过失，触发了长久以来互相仇视的人鱼族和深海族的战争。不过，有时战争也会带来意外的浪漫，和奇迹般的惊喜……

ISBN 978-7-02-0062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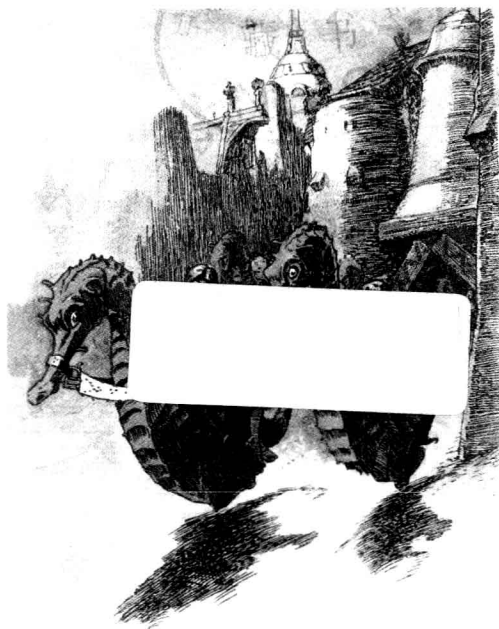
9 787020 062188 >

ISBN 978-7-02-006218-8 定价：12.00元



美人鱼公主

〔英〕艾迪丝·内斯比特 著
赵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E. Nesbit
Wet Magic

First published in this edition 1996 by Books of Wonder
16 West 18th Street, New York, NY 10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人鱼公主/(英)内斯比特 著;赵鹰 译. - 北京: 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7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ISBN 978-7-02-006218-8

I. 美… II. ①内…②赵… III. 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1806 号

策划: 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 王晓亚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张文芳

美人鱼公主

Mei Ren Yu Gong Zhu

[英] 艾迪丝·内斯比特 著

赵 鹰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 //www. rw - cn. com](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21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插页 1

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7-02-006218-8

定价 1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其中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优秀长篇小说、童话、寓言和诗歌,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本丛书中的近现代部分,选收的大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当代部分选收的则是既畅销而又获得过各种奖项的佳作。所有作品都配以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都保持了原汁原味,可以让读者尽领原著的风貌。

本丛书于2006年推出50部后,受到了广泛欢迎。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来电,希望我们不断推出新品,以丰富这套丛书。为满足他们的需求,我们将陆续在世界儿童文学名著的海洋中优中选精,以飨读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7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仙女萨布里娜	1
第二章	俘虏	14
第三章	营救	32
第四章	感激	55
第五章	回家后的结果	64
第六章	美人鱼的家	72
第七章	天幕降临	88
第八章	水中大战	107
第九章	书中的人物	122
第十章	深海族	143
第十一章	创造和平的人	161
第十二章	结局	175

第一章

仙女萨布里娜

一切都是从去海边度假开始的——只是似乎它即将开始，却没有结局。就像苏塞克斯长草的丘陵地上的公路，看起来先是像公路，然后看上去像小径，而后就变成羊肠小道，再后来，就只能看见青草、荆棘丛、风信子、野兔和石灰岩了。

孩子们一直计算着到那个日子的天数。伯纳德真的在纸板上做了个日历牌，这块纸板是一个鞋盒子的底部，他那双崭新的白色沙滩鞋就是用这个鞋盒装回家的。他用红笔把纸板整齐地划分成几个区域表示星期，再用蓝笔填上日期的数字，然后每天他就用从储钱罐里倒出来的一支绿色粉笔，划去其中的一个号码。梅维斯至少在那天之前的两周就洗好和熨好了所有洋娃娃的衣服。当然，她这么做的确既想得周到，又很有远见，然而对年龄小很多的凯瑟琳来说可就十分难受了，她更喜欢继续玩那些穿着更脏一点的衣裳的洋娃娃，这样玩的时候觉得更亲近。

“好吧，如果你这么做，”梅维斯站在熨衣板那里有些急躁，又有些生气地说道，“我再也不帮你洗任何东西了，甚至不帮你洗脸了。”

不知怎么的，凯瑟琳似乎觉得可以承受这个。

“但是难道我不可以留下其中一个娃娃吗？”不过，她完整的话是：“就留下最小、最小的那个？让我把爱德华勋爵留下

吧。虽然他的脑袋差不多掉下来一半了，但是我可以给他穿戴上一块干净手绢，假装穿的是苏格兰短裙。”

梅维斯没法表示反对这个，当然，这是因为不管她洗过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洗过手绢。于是爱德华勋爵穿起了浅色的苏格兰短裙，而其他所有的洋娃娃都排成一排，收进了梅维斯的拐角抽屉里。就在这之后，梅维斯和弗朗西斯秘密地谈了很长时间——每当更小的孩子们问起他们，他们总是被告知：“这是秘密。到了适当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当然，这么一来让大家都确实非常兴奋——等到了适当的时候来临，却令人相当失望。这个秘密证实了没有多大意思，它是一只空空荡荡的大水族箱。这是弗朗西斯和梅维斯把零用钱凑在一起，花八先令外加九便士从老肯特路买回来的。他们俩搬着它，蹒跚地从前面花园里的那条路上走过来，他们感到又热又疲惫。

“可是，你们用它来做什么呢？”当他们所有人围着水族箱站着、看着它的时候，凯瑟琳问。

“把它装上海水，”弗朗西斯解释说，“再把海葵放进去。”

“噢，是的，”凯瑟琳热情地说，“还有螃蟹、海星、虾、黄色的荔枝螺——海滩上所有那些普通的东西。”

“咱们把它放在窗户上。”梅维斯又说，“它会使咱们的家看起来很高雅。”

“而且也许哪位科学家，像达尔文^①或是法拉第^②，经过咱们家的时候会看见它，面对面地看见我们的水母，对他来说这将是一个惊喜；他会不为任何目的地教给弗朗西斯所有的

① 达尔文(1809—1882)，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创立者。

② 法拉第(1791—1867)，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电磁感应的发现者。

科学知识呢——我知道。”凯瑟琳充满希望地说。

“可是，你们怎么把它运到海边上去呢？”伯纳德问道。他用两手斜靠在课桌上，对着水族箱沉重地呼吸，于是它光亮的边缘被他弄得模模糊糊、充满雾气。“你知道，这东西太大了，没法装进箱子里去。”

“那么我来搬它。”弗朗西斯说，“一点不碍事——今天就是我把它搬回家的。”

“你要知道，我们必须坐公共汽车呢。”梅维斯坦率地说，“到时候，我一定帮你一把。”

“我根本不相信他们会让你们把它搬上公共汽车的。”伯纳德说——如果你了解大人们的话，你就知道伯纳德是相当正确的。

“把水族箱搬到海边上去？——胡闹！”他们会说。“为什么？”他们不会等待回答。

就目前来说，这个“他们”指的是伊妮德姨妈。

弗朗西斯一直对水情有独钟。甚至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每次大人一把他放进澡盆里，他立刻就会停止哭闹。并且当他还是个四岁小男孩的那年，他失踪了三个小时，最后由一名警察把他送回了家。这位警察发现他正坐在快乐酒店门外的一只马槽里，他脑袋上最上面的头发都是湿的，他玩得开心极了，四周围了一圈手里端着啤酒的看热闹的车夫。当时，马槽里只有很少的一点水；其中一位最饶舌的车夫解释说，这孩子从一开始就弄湿了，他们就想，这孩子在马槽里和任何地方一样安全——天气就是那个样子，到处都跑着脏兮兮的汽车和有轨电车。

对弗朗西斯来说，从一个简单的泥水坑，到供应不上洗澡水的复杂机械设备，虽然各种形式的水强烈地吸引他，但是一

个真正的悲剧却是他从没有见过大海。总会发生什么事情来阻碍他看到海。他曾经去乡下度假，乡下有许多河流、泉水和池塘，那儿的水又深又宽——可全都是淡水，而且岸边都长满了青草。他听说过，海洋的一个很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杳无边际——“一眼望不到边”。有很多关于大海的诗歌，而弗朗西斯也的确够奇怪的，他喜欢诗歌。

弗朗西斯确定尝试购买这只水族箱，找到了大海，他就再也不想失去它。他想象着水族箱中央的位置应该放一块真正的石头，石头上应该长着色彩缤纷的海葵，而且爬满了帽贝。还应该黄色荔枝螺、海草、金鱼和银鱼（顺便说一句，这两种鱼不是生活在海里的，可弗朗西斯并不知道），这些长着五光十色的鳞片的鱼儿在茂盛的水生植物的阴影中间游来游去。他把所有的事都想全了：怎么来做个盖子，分量轻一点的，盖子里要像瓶盖那样垫上橡胶，这样，当用货车把它运回家的时候，里边的水就不至于洒出来，这一定会引来车站上旅客和搬运工的羡慕。可是现在——伯纳德却说人家不允许他带上车！

他把这个跟梅维斯说了。梅维斯同意他说的这事很遗憾。

“但是我告诉你，”梅维斯说，因为她可不是那种只说“很抱歉”来安慰而不试图帮助别人的那种人。她通常总会想出办法，让事情无论如何有所改观。“咱们在水族箱里装上淡水，然后放上金鱼、沙子和水草。我会让伊丽莎保证每天往里头放蚂蚁蛋的——它们就吃这东西——这样，当咱们不得不离开海边再次回家的时候，它会减轻我们心里那种糟糕的震惊情绪。”

弗朗西斯承认这话有些道理，而且赞成把水族箱装上卫

生间里的水。可是，等灌满了水之后，水族箱非常沉重，以至于这四个孩子加在一起使劲也抬不动它。

“没关系。”“安慰者”梅维斯说道，“咱们把水倒空，把它搬到休息室里去，然后再悄悄地用罐子分别地装水，你们知道。”

这主意也许可以成功，然而第一次悄悄装水就让伊妮德姨妈撞上了。她禁止他们第二次往水族箱里灌水。

“真是胡闹。”伊妮德姨妈这么说，“不行。我当然不会允许你们在金鱼上浪费你们的钱。”并且妈妈已经去海边为他们准备好住处了，她最后的一句话就是——

“你们保证严格按照伊妮德姨妈的话去做。”因而，当然了，他们不得不那么做。妈妈还说“别争辩”，于是，他们甚至连告诉伊妮德姨妈她是错误的，以及他们并没有胡闹这样并不十分令人开心的满足感都没有了。

伊妮德姨妈并不是真正的姨妈，她不过是祖母的一位老朋友，然而，这位既有名义又有特权的姨妈甚至比真正的姨妈更有权威。她比一位真正的姨妈年岁大多了，然而却没有真正的姨妈的一半那么态度亲近。她对孩子们可以说是“严厉”，他们谁都不叫她“姨妈”。这就是他们的伊妮德姨妈。一会儿再跟你说。

于是，那只水族箱就在那里令人沮丧地干着——因为甚至他们第一次装进去的那罐子水几乎很快就不剩几滴了。

不过，即使在没装上水的状态下，这只水族箱也很漂亮。它不是那种在铁与玻璃之间还抹着铅丹的外观糟糕的铁做的东西，它一点不像你有时在朋友那里可以看到的水族箱。不，他们的这只水族箱是用一整块厚厚的、清澈透明的玻璃板制成的，微微带着点绿色，当你俯下身子透过箱壁看的时候，你几乎会以为那里面确实装着水。

“咱们在里面放上点花，”凯瑟琳建议说，“就假装是海葵。弗朗西斯，咱们放一些吧。”

“我不在乎你怎么做。”弗朗西斯说，“我要读《水孩子》去了。”

“那我们就这么做了。我们保证会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给你一个惊喜。”凯瑟琳兴高采烈地说。

弗朗西斯端端正正地坐下，那本《水孩子》就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他把两个胳膊肘也支在书桌上。其他几个人对他的悲伤表示尊重，就悄悄地出去了。梅维斯又退回来，说：“喂，我说弗朗西斯，你不会介意他们在那里面放一点花吧？你知道，这么做全都是为了让你高兴。”

“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介意！”弗朗西斯凶巴巴地回答说。

当这三个孩子忙完之后，如果你弯腰从侧面透过玻璃看去，这只水族箱真就变得漂亮多了，像一只真正的水族箱了。凯瑟琳把假山后面的几块炉渣拿掉。“放在那儿显不出来了。”她说。梅维斯用这几块炉渣在玻璃箱中央搭出一个拱门似的東西，很谨慎地布置了几缕长长的青草，看上去还真像水草。伯纳德从厨师那儿要了点细沙，这原是厨师洗刷桌子、抽屉用的。梅维斯弄断了罗伯特叔叔去年圣诞节送给她的一串澳大利亚贝壳项链，于是，水族箱里的沙子上就出现了真的、闪闪发亮的、银白色的贝壳了。（她的确很有自我牺牲精神，因为她知道她不得不再把这些贝壳用线串回去，你肯定知道把这些贝壳串起来有多麻烦。）它们透过玻璃令人愉快地发着光。不过，最大的成功还在于他们把那些“海葵”——红的、黄的和粉红的——粘在了用矿渣搭成的拱门上，仿佛它们就是从那上头生长出来的似的。

“噢，太棒了！真是太可爱了！”就在梅维斯最后将娇嫩的

肉色花冠状的“海葵”粘上去的时候，凯瑟琳大喊大叫地说。
“过来看看吧，弗朗西斯。”

“现在还不行呢！”梅维斯赶快说。她用串那根项链的线系上一条锡质的金鱼（你知道，就是从盒子里拿出的玩具，盒子里有金鱼、鸭子、小船、鲑鱼、龙虾等等，你用磁铁就能叫它们动起来），把它悬挂在拱门中央，它看起来仿佛在游动——你几乎注意不到那根线。

“现在可以看了，弗朗西斯。”梅维斯说。弗朗西斯把大拇指夹在《水孩子》的书页里，慢慢腾腾地走过来。这时天几乎已经黑下来了，不过，梅维斯点着了插在金色烛台上的四根洋娃娃小房子的蜡烛，把它们放在水族箱的周围的桌子上。

“你从侧面看，”她说，“是不是很棒？”

“噢，”弗朗西斯慢慢地说，“你们是在里面放上水了——还有真的海葵！你们究竟是从哪儿——”

“这些‘海葵’不是真的。”梅维斯说，“我倒希望这些‘海葵’全都是真的呢！它们只是些大丽花，可是，看上去确实很漂亮，对吧？”

“真像仙境一般！”凯瑟琳说道。伯纳德补充说：“我的确很高兴你买了它。”

“它只是展示出我们放置上海洋生物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梅维斯说，“噢，弗朗西斯，你很喜欢它，是吧？”

“嗯，我很喜欢。”弗朗西斯回答说。他把鼻子贴在厚厚的玻璃箱壁上，“不过，我想要这些水草能够摆动，而且能像萨布里娜那幅画那样有一种神秘的湿漉漉的感觉。”

其他三个孩子把目光投向了壁炉上挂着的那幅画——萨布里娜和水中仙女们在水草和睡莲中漂游。这幅画的下方还有几行字，此时，弗朗西斯开始神思恍惚地念着：

仙女萨布里娜，
请在您驻足的地方倾听，
一碧万顷的海底，波涛澄澈……
你的发辫编进了美丽的睡莲
啊，你垂下那松散的琥珀色的发辫……

“嘿，那是什么呀？”他声音都变了，跳了起来。

“什么是什么？”其他三个孩子自然要问。

“你们在里面放活的东西了吗？”弗朗西斯问。

“当然没放。”梅维斯说，“怎么了？”

“噢，没什么，刚才我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动。”

孩子们都围了过来，从玻璃箱壁上面盯着看。当然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只有沙子、青草、贝壳、矿渣、大丽花，以及悬挂着的那只锡质的小金鱼。

“我猜想是那条小金鱼晃悠了一下。”伯纳德说，“一定是这么回事。”

“看起来不像那样。”弗朗西斯回答说，“看起来更像是——”

“更像是什么？”

“我不知道——把蜡烛拿开。让我再好好看看。”

弗朗西斯又弯下腰，透过玻璃箱壁再次望去。

“不是那条金鱼。”他说，“那东西有点像是一条睡着的鳐鱼一样安静。不——我想，那是个影子或别的什么东西。”

“你得告诉我们那东西是什么样的。”凯瑟琳说。

“是像一只老鼠吗？”伯纳德兴冲冲地问。

“一点儿都不像老鼠。那东西更像——”

“说啊，像什么？”三个孩子提高了嗓门问。

“更像萨布里娜——只是特别、特别小。”

“像洋娃娃萨布里娜吗？”凯瑟琳说道，“真是太让人高兴啦！”

“一点儿都不像洋娃娃，没什么可高兴的。”弗朗西斯不耐烦地说，“我真希望她再出现一次。”

然而，她并没有再一次出现。

“我说，”这时，梅维斯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新的想法，“也许这是一只有魔力的水族箱。”

“我们假装它是，”凯瑟琳说，“我们假装它是只有魔力的水族箱，在它里面我们能看见我们喜欢的东西。我看见了一座水晶和白银尖顶的漂亮的神仙宫殿！”

“噢，我看见了一场足球赛，我的伙伴们踢赢了！”伯纳德也加入到新游戏中，大喊大叫地说。

“闭嘴！”弗朗西斯说，“我说的根本不是做游戏！水族箱里真的有东西。”

“就设想它是有魔力的。”梅维斯又说了一句。

“咱们以前也常常玩魔法之类的游戏。比如说，咱们以前用香木生火，嚼口香糖，等等，但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不过，伯纳德说，“最好只是马上假装有魔法出现。我们到最后也总是不得不这么做。魔法只是浪费时间。实际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魔法，你说是吧，梅维斯？”

“我让你闭嘴！”弗朗西斯只回答了一句，然后他把鼻子在光滑的绿色玻璃箱壁上贴得更紧了。

这时，楼梯平台上传来伊妮德姨妈的声音。她带着明白无误的口吻说：“孩子们——上床了！”

两个孩子还在小声嘀咕着什么，但并不是针对伊妮德姨妈的。在他们穿过房间的时候，声音就渐渐低下去，然后当他们在楼梯顶上突然撞见伊妮德姨妈的时候，嘀咕的声音最后

沉默在一片让人绝望的安静里。

“把门关上。”弗朗西斯用一种紧张的声音说。尽管弗朗西斯没说“请”，梅维斯也顺从地关上了门。她确实是个好妹妹。不过即使弗朗西斯是在最软弱的时候，他也仅仅承认这个妹妹还不算太糟糕。

“我说，”当门咣咣一声插上，梅维斯确信又剩下他们自己的时候，她说道，“怎么可能会有魔法呢？我们从没念过咒语啊。”

“是没念咒语，”弗朗西斯说，“除非——还有，所谓魔法，当然全都是胡说八道。我们只是玩的游戏，对吧？”

“是的，当然是这样。”梅维斯将信将疑地说，“可是，刚才你说‘除非’，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并没念咒语，对吧？”

“是的，当然我们没念。我们什么也没念——”

“可是，当它出现的时候，我是念咒语来着。”

“你念的是什么咒语？什么时候？”

“我是说那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出现了什么？”

谁想到伊妮德姨妈就恰恰挑选了这个时候把门打开了一道缝说：“梅维斯——上床！”梅维斯不得不离开了。可是，她一边往外走，一边又问：“出现了什么？”

“那个东西。”弗朗西斯说，“不管它是什么吧，我当时正在念——”

“梅维斯！”伊妮德姨妈喊道。

“是，伊妮德姨妈——弗朗西斯，你当时正在念什么？”

“我当时正在念‘仙女萨布里娜……’”弗朗西斯说，“你认为——不过，当然啦，这是不可能的——当时水族箱里那么干

燥，既没有水，也没有其他东西。”

“也许魔法就需要干燥的环境。”梅维斯说，“我就来——伊妮德姨妈！似乎就像大多数燃烧的东西，有水当然就燃烧不起来了。你看见什么了？”

“那东西就像仙女萨布里娜。”弗朗西斯说，“只是特别、特别小，你知道，不是说小得像洋娃娃，而是说虽然很小，却像真实活着的一样，就像你把望远镜倒过来看东西那样。我真希望你也看到它。”

“你再念一遍‘仙女萨布里娜’那首诗，念快一点，我在这儿看着。”

仙女萨布里娜，
请在您驻足的地方倾听，
一碧万顷的海底……

“噢，梅维斯，那东西又出现了——就在那儿呢。那东西真的出现了。看！”

“在哪儿呢？”梅维斯说，“我看不见——喂，让我看看。”

“梅维斯！”这回伊妮德姨妈的声音可真够大的，梅维斯狂奔而去。

“我必须得走了。”她说，“没关系，我明天再看。噢，弗朗斯^①，如果它是——魔法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想跟你说的是——”

然而，梅维斯没能和他说下去，因为伊妮德姨妈冲进来拉住梅维斯然后又冲了出去，或者说，她似乎在那阵不耐烦的恼怒的旋风中停不下来，于是当她进出的时候，扇灭了那四根蜡

① 弗朗斯为弗朗西斯的昵称。